

十月九號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

[illegible]

爾竟去瑞某知事機不密恐有後患當即匿跡於本城蔣家街某道院該院道不知底蘊極力奉承代賠柴米動用等件不絕不名一錢節屆中秋諸債雲集無辭可答但云一俟餉至即當歸還泉以爲堂堂大員諒非馬扁乃各散去孰知瑞某於時已該院道流騰熟栗隙穿其袍著其冠并席捲其所有驅而之他大興直稱等黃梨夢醒瞥見院門洞開遍查一切始知失火銀洋等物而瑞某遂如黃鶴一去不復返矣

知縣不知 ○楊城東開門內有鄭某廉者多行惡事不積陰功魚肉鄉愚肆行無忌專以勢壓閭里今歲適逢大挑之年鄭某幸得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山東候補前日值鄭某開賀之期有某同年往賀即詢鄭云近聞山左黃水橫流甚爲決烈洪治之爲善鄭云黃水以鑿入之即可定而不混淆而不濁齊之法可爲善而盡善矣某同年又問曰年兄可知律例乎鄭曰信到上海力例五十文寄北京百餘文寄清江亦止數十文而已近日各信局諒必枉其分兩輕重計其力例多寡無俟吾言某同年聞言可笑亦不與之深較第目之曰知縣不知苟鄭某往山左時謀得差缺不知該省上憲亦將採用其鑿石

日欲燄而後靡也當秋深日麗時葡萄成熟纍纍如買珠下盤或紫如血瑤玉白如脂其味香不可
不尋守其架下仲首延垂可望而不可及欲攀援以上則木柱圓滑屢試不能觸乃輒欲折其架而飽啗之木又堅不可
破鼻笑自語曰咄誰要想吃汝這葡萄者這葡萄並非佳種雖嘗成熟但恐酸得殺人呢嗟乎世有貪求口腹而不得饑涎
噬故曾腹果不欲食者得毋有類于狼笑葡萄味酸否乎

鼠嗅米穀 ○羣鼠入米倉而竊食飽者自去飢者自來日出入于石牆之下一小洞中固其常也中有一鼠性尤貪
鼠嗅米穀可憫不肯隨衆出入明去夜來乃巢子米中終日飽食酣眠一無所用其心力久之鼠身肥大異于他鼠再欲出此穴處而竟
露口鼻莫能容其肩背矣石牆磐固又非齒牙所能穿鑿者羣鼠窺穴而用之曰頃鼠碩鼠胡懶如許余將去汝適彼彌土碩
鼠貪食不節取暫將舍汝俾同載腐大鼠亦自歎曰嗅爾積穀胡爲衆多穀未可盡全身將奈何嗅爾穀米易不賸濟倘紛食
一而可冀蓋不嘆一已之貪獨遷怒於米穀之徒多云

[illegible]

會發委廣州知府訊究明確由司覆審解部
無通飾條賊子毆殺者凌遲處死
竊盜各等語又都查嘉慶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刑例內向伊白巴氏民借取香油不給出街罵曰葛氏趕出門首理諭白鵬鶴拾取土塊向白葛氏
傷毀不期伊白巴氏民用勸以致致傷殞命刑部例子毆父母才凌遲處死其親屬所及與毆者以
國殺例律云凌遲處死核其情節白鵬鶴裔鄉土地親殺其母非其親屬所及與毆者以
者究屬有聞白鵬鶴著為斬立決嗣後有案情依此者即照此問擬餘未盡欽此欽遵在案此案劉
慶生因領江觀石行竊奎赫迫江觀石邀同郭族人等往向理諭欽令退出隨証報放變羞成怒
携取洋布向江觀石嚇去以致致傷親母劉何氏身死自應按例擬斬命並非有心于犯核與白鵬鶴一
連致死照例先將刑字該犯因開槍向江觀石嚇去致傷親母劉何氏身死自應按例擬斬命並非有心于犯核與白鵬鶴一
連致死照例先將刑字該犯因開槍向江觀石嚇去致傷親母劉何氏身死自應按例擬斬命並非有心于犯核與白鵬鶴一

州縣自行辦理本有不合惟係律得尊嚴屬員督同江觀石因被誣稱不甘邀人理詢實非無故
聲譽應與在勘難阻不及之鄰族劉明光王新潤均無庸議經訊明供証確鑿劉何氏屍埋日久既
經脫夫結求免覓應免收據見器神槍案結飭繳無干省釋行竊劉觀生家奎赫正贖飭緝獲日另
旨徐供招吞部外所有審明定擬轉由臣等謹會同詞差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奉

七月初二日奉 上諭 欽此

[illegible]

中國當和不宣戰不戰之失論

上元之夕有客造於无悶先生之天心齋而問曰元曾佳節先生何寂處斗室而不一出一觀火樹銀花以永今夕乎先生曰雖則如雲匿我思存此轉先得我心矣客曰先生既無意於徵逐盡來暇晷與先生一談時事可乎先生曰可吾不知時事此之時向何事之欲談也客曰近日時事之最大者莫如德人佔踞我膠州一事聞近日各報登所載有關中國已允德人欲借膠州九十九年者有謂復允借五十年者有謂已允大款如賠款開礦鐵路等事者有謂允其鐵路並通至濟南者有謂復因一德兵之後德人更欲因此蓄鐵路直至清江浦者總而觀之許其賠款及改建教堂七處一撤一德兵之後德人更欲因此蓄鐵路直至清江浦者總而觀之許其賠款及改建教堂七處

撫李秉衡以下議處有違是國明發上諭彰明較著市告天下者也時事如此我輩不能之選先士豈漫不加意乎无悶先生曰客意云何者客曰以子觀之中國之今日一役不終

戰易宣戰致有馬關之約朝廷有鑒於此而膠州一案遂一切奉令承教是亦常軌諸公所

賢苦心不敢一語而致有再誤殆猶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乎先生以爲何如无悶先生曰不然君

所知其一二不知其二三其客曰願聞其語无悶先生曰居吾語汝夫日本爲同洲之國其文字

與其種屬同其於中國固頗尋齒相依也其國維朝鮮也畏強俄之逼而欲借以爲屏蔽也其不認

而夕至合五大洲而論如有事於中國所有鐵甲士卒之便轉運糧械之速孰有逾於日本者乃彼

時中國主和者既惜費清議之責備不敢開講布公將以上各情歷陳於君父之前以盡其忠主戰

者又各挾有微辭浮躁之私見以沽名譽而希功業卒至誤國家之大局而於諸臣均始終無所抑

損若謬所謂慷慨他人之慨者蓋論情則日本爲自救計而中國不知也論理則甲申之約已許朝鮮

睦務經濟策論

二十九

字林滙報館校印

洪述選引之

爲自主而忽欲掩耳盜鈴於甲午爭之中國亦不知也輪勢則倭寇能爲明患者數百年況於新變西法之明治中國更不知也萃此三不知或此中之來也不過因山東該殺我教士二名耳查中國土人今日山東之害猶勝而於各國之事則大不然夫德人之來也不遠因山東該殺我教士二名耳查中國土人今日山東之害爲鉅而已猶與該國傳教之初意不相背謬也惟其所以致此慘狀不過藉端捏造建主爲辦理不善咎有應得於中國內政之權力固無損也至於土地乃中國受之於天承之於列祖

外棄地遂然發怒曰王者國之本也奈何寸千里與人諸會與者皆斬之卒能一鼓作氣收滅東胡却而兩鎮以土地焉有國家者存亡之所繫乎傾軋斥官之可比而難得易失者也且中國投教士之禁比何以異法之所索者如彼德人之所索者如此豈真英法爲文明之國而德人爲盜跖之性歟蓋深知中國受制於中時之一役昔日主戰大臣雖職心需方輒竊然私幸其得免於事後之罰萬事不較若言戰爭字當此之時不必援引台遼之請日版圖旅順東三省之歸俄保護而亦可以後兵一折不折一笑盡解桐喝而得之者也夫論情則辦教案不必牽涉土地也論理則即使欲以膠州通商口岸可以先行駁辭不能遽行強佔也論勢則德人以數百人以上岸東省之兵力足以相稱之也推之以決裂足以殲之也果其殲之然後遣使至德就事論事一面布告條約各國平其曲直吾知德國越國以鄙遠且見中國之尙有人在必不敢輕於宣戰即不得已而出於戰其水師出地中海以後如蒲塞如蘇彝士屈如紅海口之亞丁如印度洋之錫蘭新加坡等處皆無一埠可以停

卷二十一

三才圖會